

宋槧太平御覽

御覽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八

舟部一

敘舟上



釋名曰舡循水而行

又曰舟言周流也舡上屋曰廬象舍也其上重室曰飛廬

在上故曰飛也又在其上曰雀室於中候望若鳥雀之驚

視也

又曰舟名青翰于翼赤鳥亦名鷁首

說文曰舡從舟從鈇省聲艘舡揔名也

易曰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

詩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又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

又曰汎汎楊舟載汎載浮

休... 書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所載者四其一曰水乘舟

又曰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禮曰季春之月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

鄭立曰舟官覆反舟者備傾漏也蔡邕章句曰備謂機權繩維引之具

左傳曰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

公怒歸之末之絕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

又曰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輸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

之曰汎舟之役汎謂水運入河汾也

又曰秦伯伐晉孟明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宮及郊王宮郊皆晉地

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嶠屍而還茅津在河東里文陽縣西封埋藏之

又曰楚敗吳師獲其舟餘皇餘皇舟名

又曰晉楚將戰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

地... 春秋潛潭巴... 澤浮舟天子以亡為憂宋均注曰潭無底之澤今浮舟音陰

論語曰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彘盪舟俱不得其死

然... 爾雅曰舫舟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

人乘柁郭璞注曰造此舫為橋也維連四舫也

廣雅曰艦大舫也舫船也蒙衝步典舳音艫音舸音舩音

家語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

君危... 戰國策曰或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不塞則舟沉矣塞漏

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辯於薛公而輕秦

...

...

...

...

...

...

...

是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察之
帝王世紀曰昭王濟漢舡人惡之以膠舡進王中流膠舡解王沒于水

史記曰項羽欲東渡烏江贊曰烏江亭長艤船侍擬音儀

駟案應劭曰艤正也孟康曰艤音蟻附也附舡謂項王曰

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舡向岸曰艤也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

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心我我何渡

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

東父兄憐而王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

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

一日行千里吾不忍殺之以賜公

又曰韓信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

舡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與在字同渡軍襲安邑

虜魏王豹聚兵津在夏陽欲渡漢軍擊之請公車馬公乘

又曰陳平逃楚歸漢渡河舡人疑有金陰欲害之平脫衣

刺澹遂免害

漢書曰鄧通蜀郡南安人以權舡為黃頭郎師古曰權舡

也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舡之郎皆着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

又曰景帝三年吳大舡自覆吳地以舡為家國將亡也

又曰武帝汾歌曰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

又曰武帝浮江射蛟舡艦千里李斐曰舡後持柁也

又曰武帝時越欲漢用舡戰逐水戰用逐乃大脩昆明池列館

環之治樓舡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

又曰伍被曰吳王伐江陵木以為舡

又曰薛廣德為御史大夫秋上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

舡廣德當乘輿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

紙下御覽 卷之百六十八 三 長安

陛下不聽拒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顯矣上不
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
主不乘危御史大夫三言以聽上曰噫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又曰江都易王子建不道使宮女乘小舡建以足踏覆宮
女溺乍沈乍浮建觀而大笑後漢書曰馬援平南越將樓舡大小二千餘艘士二萬餘
人進擊九真賊磔餘黨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無功居
並屬九真郡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嶠嶺嶠也廣州記曰援
又曰第五倫為會稽太守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
馬啼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偽止亭舍陰乘舡
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人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
顯宗方按梁松事亦多為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詣為梁

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銖囚徒得免
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年拜宕渠令
又曰任文公巴郡人為從事天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
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預為其備刺史
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或聞頗有為防者到其日旱烈
文公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將中天北方雲起
須臾大雨至晡時前水涌起十餘丈出綿道玉壘山在今
益州音突壞廬舍所害數千餘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
又曰郭林宗遊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人奇之遂相友善
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
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焉
又曰趙炳嘗臨海求船人不和之和許也俗本炳乃張蓋
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

魏志曰尚書僕射杜畿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舡遇風沒文帝爲之流涕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杜畿忠之至也

又曰徐宣遷司隸校尉從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舡洄倒宣疾在後陵波而前羣寮無不至者帝壯之

又曰郭嘉死太祖征荊州還於巴丘遇疾燒舡歎曰郭奉孝若在使孤至此奉孝嘉字

又曰鄧哀王冲字蒼舒五六歲智若成人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輕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舡之上而刻其所至稱物以載之則交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魏略曰孫權乘大舡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舡舡偏重將覆權因迴舡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

吳志曰諸葛恪出征東興有虹見其舡

又曰吳人以舟楫爲輿馬以巨海爲夷庚也

晉書曰陸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疑製好帛繩纏疑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着縷絰上舡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

又曰張憑字長宗祖鎮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耶及長有志氣爲鄉閭所稱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劉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座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座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座皆驚惔延之上座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舡須臾遣傳教覓張孝廉舡

便召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宰
爲理窟官至吏部郎御史中丞
又曰王濬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農車騎將軍羊祜雅知
濬有奇略乃密表留濬於是重拜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
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艦連舡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
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
怪獸於舡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太康元年正
月濬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陽尅之
擒其丹陽監盛紀吳人于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
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舡先是羊祜獲
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
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旣行遇鐵錐輒着筏
去又作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舡前遇鎖然

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舡無所礙

王隱晉書曰陶侃擊蜀賊王眞眞拘得侃青雀舡侃欲投
水都督王懷蘇扶侃入小舡得脫

晉中興書曰蘇峻作逆與祖渙許柳等將萬餘人出橫江
連舡東渡時遇西風旣濟船江中忽更東風吹舡還西岸
峻書善熹熹曰是天助我固將志也

又曰郭翻武昌人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逼翻
欲強起翻曰人性各有所短豈可強逼翼以翻舡俠小欲
引就大舡翻曰使君不以民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
舟也翼俯屈入其中舡

太公六韜曰武王伐殷先出於河呂尚爲將以四十七艘
舡濟於河
又曰天舡一名天橫以濟大水

又曰般君為酒池可遊舡六水

莊子曰顏回問於仲尼曰回嘗濟於觴深之泉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操舟可學也曰遊善者數音能若乃夫沒人未嘗見舟而便操之吾問焉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

善遊者之數能忘水故也彼視衆泉若陵視舟之覆猶車之却退也視泉若陵故視舟之覆於淵猶車却退於坡也

又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則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又曰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盃水於坳交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又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坐杏壇之上有漁父者下舡而來孔子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有將杖擊而引其舡顧見孔子再拜而起乃刺舡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了不顧待

水波定不聞擘音只而後敢乘

又曰方舟而濟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終不怒也忽有一人在其上則惡聲隨之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

又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也食而邀泚若不係之舟也

又曰散木以為舟則沉是不材之木

鄧析子曰同舟涉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

孔叅子曰順謂韓王曰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不慎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

尸子曰六馬登糟丘方舟泛酒池

鄧析書曰舟行於水車轉於陸此勢自然者也

文子曰舟浮江海不為莫乘而沈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八 七

孫卿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墨子曰工倕作舟

慎子曰燕鼎之重乎千鈞乘於吳舟則可以濟所託者浮
道也

又曰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也行陸者立而至秦有車也
秦越遠塗也安坐而至者械也

韓子曰千鈞得舡則浮錙銖失舡則沈非千鈞輕而錙銖
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

又曰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號令者國之舟
車安則知廉危則爭越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九

舟部二

敘舟中

方言曰舟自關而東謂之舡自關而西或謂之舟方舟或

謂之航

又曰舡首謂之閭或謂之鷁首郭璞注曰今江東貴人舡前作青雀是其象也

東觀漢記曰鄧訓為護羌校尉縫革為舡置於箆上以渡

河掩擊諸羌

張璠漢記曰梁冀第池中舡無故自覆問掾朱穆穆曰舟
所以濟渡萬物不施遊戲而已今覆者天戒將軍濟渡萬

民不可長念遊戲也

漢宮殿疏曰武帝作大池周匝四十里名昆明池作豫章

大舡可載萬人舡上起宮室

吳記曰孫皓問中書令張尚詩言汎彼柏舟唯柏中舟平
尚曰詩云檣楫松舟亦中也皓忌其勝已因下獄
晉令曰水戰飛雲舡相去五十步蒼隼舡相去四十步金
舡相去三十步小兒先登飛鳥舡相去五十步
晉朝雜事曰太康八年七月大雨殿前地陷方五尺深數
丈中有破舡

晉宮閣記曰天淵池中紫宮舟升進舡曜陽飛龍舟射獵
舟靈芝池有鳴鶴舟指南舟舍利池有雲母舟無極舟都
亭池有華潤舟常安舟

崔鴻後趙錄曰張彌師衆一萬徙洛陽鍾簾九龍翁仲銅
駝飛廉鍾一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以竹繩牛頭轆
轤引之乃出造萬斛舟載以渡之至于鄴
穆天子傳曰天子乘鳥舟龍本浮于大沼沼池龍下宜有
舟皆以龍鳥爲

形制今吳之
青雀曰遺象

山海經曰大人之國坐而削舡

世本曰共鼓貨狄作舟共鼓貨狄
黃帝二臣

又曰康君名曰豫相姓己氏即與樊氏音審氏柏氏鄭氏

此五姓爭神以土爲舡雕文畫之而浮水中其舡浮者神

以爲君他姓舡不能浮獨康君舡浮因立爲君

蜀王本紀曰秦爲舡舡萬艘欲攻楚

昌氏春秋曰虞姁作舟音姁

又曰荆有伏飛者得寶劍涉江中流而有蛟夾繞其舡伏

飛拔寶劍赴江刺蛟殺之舟中之人皆活荆王聞之位以

執圭

又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
吾劍所從墜也舟去從所契處入求之而舟已行劍不行

若此不亦惑乎
又曰伍員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舡方將渡從而請焉丈人渡之

又相管夷吾百里奚霸王之舡驥也絕江者託於舡致遠者託於驥

淮南子曰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舡音舟而浮於江湖音舟也

又曰楚人有乘舡而遇大風者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或於死而反忘於生

又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此道於水也於舡中吹籟與竿以虞也

衝波傳曰孔子使子貢以而不來孔子謂弟子占之遇鼎鼎也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子曰回也晒謂賜來

也曰無是者乘舟而來至矣子貢朝至一

說苑曰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舡人曰子居

舡機之間而溺無我則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居艘長機之間不如子至於安國家社稷子比我矇矇如未視

狗耳耳也又曰晉平公使叔向聘吳吳人飾舟以逆之左右各五百

人有繡衣豹裘者錦衣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吳其亡乎

潛夫論曰人行之動天地譬車上御駟馬蓬中楫舟雖有覆載猶在我所之

蔣子萬機論曰吳越爭於五湖用舟楫而相觸怯勇共覆鈍利俱傾

六五
三

顧譚新書曰蓬蒿生于泰山之上豫章長于窮藪之中良匠造舟與宮建廟必不取泰山之陋質而弃窮藪之美材明矣
又因奔車失轄泛舟無楫欲以不覆未之有也
譙周法訓曰以道為天下者猶乘安舟而由廣路安舟難成可成處也廣路難至可常行也
又曰乘舡曲折不失其濟是善乘舟者
袁准正書曰非其所事而強學猶以百萬之師積之河濟之中其用舟楫固不如江漢之良
杜夷幽求曰輕舟可以救溺濡幕可以濟焚
抱朴子曰欲以弊藥必升騰者何異策蹇驢而欲尋追風權籃舟而欲濟大川
語林曰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自牽舡見一老嫗採桑逆旅

劉謂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採桑逆旅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舡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昭王二十四年塗脩國獻青鳳丹鶴各一雌一雄孟夏之時鳳羽皆脫易毛羽聚鵠翅為羽扇鳳羽以飾車蓋扇一名遊飄二名條翻三名虧光四名側影時東甌獻二美女一名延娟二名造娛使此二人更播此扇侍於王側輕風乍至冷然自涼昭王淪於江漢二女與乘舟來願同沒漢水故江漢之民到今異之立祠於江涓數十年間人於江漢之上猶見王與二女乘舟楫於水際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於祠間或以時鮮甘味採杜蘭之葉以包裹之沉於水中或結五色紗囊盛食或用金鐵之器並沈於波中以言蛟龍水中一裹之不侵食也其祠號曰招祇之祠

又曰軒皇變乘桴以造舟楫水物爲之翔踴滄海爲之恬
波
又曰周武王東伐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旅皆薦賢
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幡旗翌日而
梟紂名其舡曰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
旗則其遺類也事出太公六韜
又曰漢成帝嘗與飛鸞汎舟戲太液池以沙棠爲舟貴不
沈沒也以雲母飾於鸞首一名雲母舟又刻大桐木爲虬
龍雕飾如真像以夾雲舟而行
又曰比翼鳥多力狀似鵠啣南海之舟泥巢昆岑之去木
而止其中遇聖人則來翔集以表周公輔聖人之力也
又曰漢武思李夫人之儔不可復得時始穿昆靈池汎翔
螭舟帝自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涼風激水女伶

歌甚適自賦葉落哀蟬之曲曹公儼城常言人亦前
又曰張丞之母孫氏懷丞之時乘輕舫遊於江浦之際忽
有白蛇長三尺騰入舟中吐呪拊若禱告勿毒噬我及將
還置諸房內一宿視之不復見蛇嗟而惜之
韻集曰鸛鵠首天子舡也
吳越春秋曰吳王僚二年使公子光伐楚以報前來誅慶
封也吳師敗而亡舟光懼因復得王舟泛而還

又曰范蠡既滅吳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
適
郡國志曰濟州有浮山故老相傳云堯時大雨此山浮水
上時有人纜舡於巖石間余猶有斷鐵鎖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國伐木爲舡長者十二尋廣六尺頭
尾似魚首以鐵鑄露裝人者載百人人有長短橈及篙

各一從頭至尾面有五十人作或四十二人隨舡大小立
則川長橈坐則用短橈水淺乃用篙皆當上應聲如一
杜蘭香別傳曰香降張碩碩既成婚香使去絕不來年餘
碩舡行忽見香乘車於山際碩不勝驚喜遙往造香見香
悲喜香亦有悅色言語頃時碩欲登其車其婢舉手排之
退碩巖然山立碩復欲於車前上車奴攘臂排之碩於是
遂出是山立碩復欲於車前上車奴攘臂排之碩於是
續搜神記曰臨淮公荀序字休玄母華夫人憐愛過常年
十歲從南歸經青草湖時正帆風駛音史序出塞郭上疾也
落水比得下帆已行數十里洪波森漫母撫膺遠望少頃
見一掘頭舡漁父以檝撥舡如飛載序還之云送府君還
荀後位至常伯長沙相故云府君也
又曰合肥口有天船舡云是曹公船舡常有漁人夜宿傍

以舡繫之但聞箏絃節之音又音氣非常漁人又夢人駢
遣去云勿近官舡此人驚覺即移舡去相傳云曹公載數
妓舡覆於此今猶存焉

異苑曰扶南國治生皆用黃金僦舡東西遠近雇一斤時
有不至所屆欲減金數舡主便作幻誑使舡底砥拆狀欲
淪滯海中進退不動衆人驚怖還請賽舡合如初也

又曰越巒門會無縣有元馬河有銅舡舡

嵩陽記曰山東北五了山上有池池有破舟云禹乘來也
三秦記曰俗云太一山有水神人乘舡今有故漆舡也

劉欣期交州記曰安定縣有越王銅舡潮退時有見者合
浦四十里有潮陰雨日百姓樵採見銅舡出水上

南州異物志曰外域人名舡曰舡大者長二十餘丈高去
水三二丈望之如閣道載六七百人物出萬斛

故因名其處為敗船灣也前蘇鳳鳴至吳川十里於敗船灣
 戴延之西征記曰檀山凡去洛城水道五百三十里由新
 安澗池宜陽三樂三樂男女老幼未嘗見舡既聞晉使溯
 流皆相引蟻聚川側俯仰傾笑亦水成雲其聲如雷
 越絕書曰闔閭見子胥敢問船運之備何如對曰船名大
 翼小翼突冒樓舡橋舡令舡軍之教比陵軍之法乃可用
 之大翼者當陵軍之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突冒者當
 陵軍之衝車樓舡者當陵軍之行樓車也橋舡者當陵軍
 之輕足剽定騎也

瑞應圖曰王者德盛則金人下乘舡遊王後池

郡國誌曰越州百塗山有石舡一丈禹所乘者宋元嘉中
 有人於舡側得鐵履一量一云有聖姑從海中乘舟張石
 帆至此二物廟中有周時樂器名淳于銅作似鐘而有頸

映水用芒刺刺則鳴

又曰碭州逮安縣北有狼尾灘有陸抗故城南有孤山表

山松為郡嘗登以四望大江如索帶舟舡如鳧焉白帶

又曰相州魏縣景穆寺西有遭官有石竇橋鳴鶴飛隼赤

馬飛龍等舟齊書

西京雜記曰昆明池中有戈樓舡各數百艘舡上建樓櫓

戈舡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旒音旌葆磨蓋照灼涯涘

又曰太液池中有鳴鶴舟容與舟清曠舟採菱舟

說苑曰吳赤市使於知氏假道於衛寧文子具紵絺三百

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壤交假之道則亦

敬矣又何禮焉寧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知氏既

得事將歸吳賀伯命造舟為梁吳赤市曰吾聞天子濟于

水造舟為梁諸侯維舟為梁大夫方其臣之職也且敬太

甚必有故使人視之則兵在後矣將以襲南吳赤市曰衛
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為謀也稱疾而留
使人告衛衛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也赤市至城下九
列女傳曰趙簡子卒河津津吏醉吏之女乃持楫而前為
主掉舟餘具下楫門中楫門中楫門中楫門中楫門中楫門中
江表傳曰孫權於武昌新裝大舡名為長安
又曰孫權乘飛雲大舡與張昭魯肅等共追送敘別吳
又曰周瑜破魏軍曹公復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疫
孤燒舡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
又曰劉備進駐鄂縣之樊口諸葛詣吳求還問曹公軍下
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權軍吏望見周瑜舡馳還白備
備曰何以知非青徐軍耶吏對曰以舡知之備遣人慰勞
瑜瑜曰有軍任不得委署儻能屈威副其所望備謂張飛

關羽曰彼欲致我今自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
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距曹氏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
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
吳歷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舡夜渡洲上權乃自乘從濡須
口入吳公軍行五六里迴作鼓吹公見舟舡器仗法伍整
肅喟然嘆曰生子當如孫權為劉景升兒若猶犬耳
又曰孫綝上疏景帝曰少帝於宮內作小舡三百餘艘飾
以金銀師工晝夜不息
王粲海賦曰乘蘭桂之舟晨晷之舸
庚闡揚都賦曰龍坻華屋晨晷之舸鵠首鋪於芙蓉盤蛟
纏於赤馬

晉令曰水戰有飛倉集舡乘分對水林蘇分蘭蘇俱來分
說苑曰楚鄂君乘青翰之舟張翠羽之鵠

倏忽方千里戀茲岐路分
陳張正見後湖泛舟詩曰上苑奢行樂滄池聊薄遊浮苕
分蘭櫂板棹觸桂舟殘虹收度雨缺岸上新流欲知有高
趣長楊送麥秋
又別韋諒賦得江湖泛別舟詩曰千里尋陽岸三翼木蘭
舡鷁泛青鳥後雞鳴白鷺前涵花沒淺纜帶葉動深舡不
言朝夕水獨自限神仙

又與錢玄智泛舟詩曰高門事休沐朝野念逢迎還乘金
谷水俱望洛陽城舟移洛女度櫂動渭橋橫風高鴈已落
雨霽水還清葉盡桐門淨花秋菊岸明欲奏江南曲聊習
棹歌行

晉棗據舡賦曰嘉聖王之神化理通微而達幽悼民萌之
隔塞愍王教之不周立成器以備用因垂象以造舟濟

波之絕軌越巨川之湍流運重固之滯質雖載沉而必浮
且論器而比象似君子之淑清外質朴而無飾內空虛以
受盈不辭勞而惡動不偷安以自寧且其行無轍趾止無
所根不疾而速忽若馳奔

晉土叔之舟贊曰塗則騁車水惟用舟弱櫂輕棹利涉濟
求緬彼漁人鼓楫清謳

後漢李亢舟檝銘曰舟檝之利譬猶輿馬載重歷遠以濟
天下相風視波窮究川野安審懼慎終無不可

艦

釋名曰上下重牀曰艦四方施板以禦矢如牢艦也

洞冥記曰昆靈池中有凌波艦披電艦

吳志曰周瑜逆曹公部將黃蓋取艨衝艦數十艘實以
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同時發火時風猛火

盛悉延燒岸上營曹公軍敗退
 晉中興書曰建興九年冬左將軍王敦遣振威將軍周訪
 廣武將軍趙誘受陶侃節度征蜀賊杜弼音大戰蜀賊以
 桔槔打沒侃艦二十餘艘人皆投水
 義熙起居注曰盧循新作八槽艦九枚起四層高十餘丈
 連營繕令曰諸私家不得有戰艦等舩

釋名曰外狹而長曰蒙衝

吳志曰董襲討黃祖祖橫兩蒙衝夾守沔口

併音欄音大繼繫石為碇軍不得前襲與陵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

人人被兩鎧乘舩舩突入蒙衝裏身以刀斷兩繼蒙衝方

橫流大兵遂進

又曰周瑜逆曹公部將黃蓋取蒙衝鬪艦數十艦

餘具上艦門

又曰將軍賀齊性奢綺好軍事所乘舩雕刻丹鏤青蓋絳
 襜蒙衝鬪艦之屬望之若仙

營繕令曰諸私家不得有蒙衝等舩餘具敘舟門中

舩

雜字解詁曰舩艦雜舩也

吳志曰呂蒙襲關羽至尋陽晝伏精兵於艦舩中使白衣

搖櫓作商賈販晝夜兼行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

物理論曰夫工匠徑涉河海為舩艦以浮大淵皆成於巧

手出乎聖意

舩

廣雅曰舩舟也

荆州土地記曰湘洲七郡大舩之所出皆受萬斛

吳志曰呂蒙襲關羽至尋陽晝伏精兵於艦舩中餘具上舩門

溫嶠教曰虞者無米受得編下濕米豈是吾遇兵家無異之懷乎雖是數合米欲令齊均若有不如教鞭五十也

荆州土地記曰相宜穆遣人尋廬山下有一湖中有敗編

航航說文曰航方舟也

詩曰誰謂河廣一葦航之

異苑曰晉時錢塘浙江有大樟林桁每有乘者輒潭盪搖揚不可禁嘗鳴鼓錢塘江頭陵浪如故唯桁吏章奧能相

制伏及與死遂長廢

淮南子曰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與

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

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藉後

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側而航在北使客呼之一呼而航來

楊子濩言曰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

者末矣李軌注曰乘國者如乘航乎則民斯安矣

孫綽子曰仲尼見滄海橫流故務為舟航

左思吳都賦曰長鯨吞航脩鯢吐浪也

航

說文曰航併航

吳書陸遜破曹休當還西陵公卿並為祖道上賜御航一

航繒綵舟也

晉書曰王廙性儻率嘗從南下且自尋陽迅風飛帆暮至

都倚舫樓長嘯神氣甚逸

梁書曰安成康王秀為江州刺史將發主者求堅舫以為

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教以牢者給參佐下者

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遂破

釋名曰舡三百斛曰舡舡貂也短也江南所名短而廣安
不傾危也凡取江委谷計舡舡詩曰誰謂河廣曾不容舡

王隱晉書曰顧榮徵侍中見王路塞絕便乘舡而還過下
邳遂解舡為單舡一日一夜行五六百里遂得免

沉約宋書曰垣護之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之以
三百舡為前鋒進據石濟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玄謨敗退不暇

報護之及護之聞知而虜悉已牽玄謨水軍大艘連以鐵
鎖三重欲以絕護之還路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輒以
長柯斧斷之虜不能禁唯失一舡

吳志曰甘寧廚下兒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不即

還後寧齋禮禮蒙母蒙臨當輿升堂乃出廚下兒還寧寧
許不殺斯須還舡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勅舡人更增
舡纜解衣卧舡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攻寧蒙母諫乃止
江表傳曰劉備進住鄂縣之樊口聞曹公軍下恐懼俄周
瑜舡軍至備乃乘單舡往見瑜已具舡門
又曰孫權名舡為馬言飛馳如馬之走陸地也
洞冥記曰昆靈池中有撞雷舡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

金澤文庫

廣雅曰舩艦舟也

臨海記曰西北有白鷗山高三百丈上有一舟名舩艦前頭有石鼓石艇世云石鼓鳴則土地寇亂隆安初此鼓屢鳴果有孫恩賊此處多山精水祟不可輕陟山下平地便望見舩艦民王志祭山神求到鼓所遂得至捉搗打鼓間里咸聞如金玉之響下山便病死蓋登山召禍擊鼓自殺也

異苑曰檀道濟元嘉中鎮尋陽入朝伏誅濟未下時有人施苦於柴桑江收得大舩孔鑿若新使匠作舩艦云勿斲工人誤截兩頭檀以為不祥殺三巧手欲以塞讐匠違約加斲凶兆先遣矣

宋元嘉起居注曰有司奏云揚州刺史王弘上會稽從事韋詣解列先風聞餘姚令何玠之造作平床一乘舩艦一

艘精麗過常用功兼倍請免玠今官詔可其奏

吳越水經

筏

論語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山與子路聞之喜東觀漢記曰吳漢教乘筏從江下巴郡盜賊解散張堪為陪義長公孫述遣擊之有同心士三千人相謂曰張君養我曹為今日也乃選習水三百人斬竹為枰渡水

英雄記曰曹操進軍至江上欲從赤壁渡江無舩作竹枰使部曲乘之從漢水來下出大江注浦口未即渡周瑜又夜密使輕舩走軻百艘燒枰操乃夜走吳錄曰孫策欲渡江舩少欲往便求策姑王氏分命伐蘆為枰以佐舩渡人

吳錄地理志曰蒼梧高要縣郡下人避瘴氣乘筏來停此六月來十月去歲歲如此

雷次宗豫章記曰望蔡縣有一石室入室十餘里得水廣數十步清潔不測邊有篾竹遊者伐竹爲筏過水莫能究其源出好鍾乳人

淮南子曰方車蹠越乘桴入朝欲無寵不可得也許慎曰桴木筏越絕書曰木客大冢者勾踐之兄弟冢也初徙之琅琊使樓船卒二千八百人松栢以爲桴故曰木客也

說文曰楫舟棹也晉書曰楫舟也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詩曰檜楫松舟方言曰楫或謂之橈或謂之櫂

吳越春秋曰子胥伐楚因引軍襲鄭獻公懼令國中者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

不用尺兵斗糧得一橈音橈而行歌道中即還矣公乃與

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扣橈而歌曰蘆中人如是者再子胥聞之乃釋鄭國而還

列女傳曰趙簡子南擊荆至河津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怒將殺之津吏之女媼乃持楫而前走曰妾父聞主君將

渡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祝九江三淮之神不勝杯杓餘漈醉於此君命之誅願以微軀易父之死簡子將渡

用楫少一人媼曰妾居河濟之間重乎世習舟楫之事願備負持楫簡子遂與渡中流吟河激之歌簡子乃媀以爲

夫人其母遽曰河水激揚濟之不易淮南子曰七尺之楫動大舡者因水爲資也人君發一言

之號而令行於民者衆爲資也說苑曰襄城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鉤履縞舄立平流

水之上大夫莊辛過而說之曰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城君作色不言莊辛遷延稱曰君獨不聞鄂君乘青翰之舟張翠羽之蓋會鍾鼓之音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寒洲水流今日何日兮得與下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揄袂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襄城君乃奉手進之

楊子法言曰灑灑音浩于海濟樓舡之力也航人無楫如航

河李軌注曰喻有民無禮樂治也

抱朴子曰瓊艘瑤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弦無激矢之能是以斤潔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治略者非翼亮之才

左思吳都賦曰篙音高工楫師選自閩隅翼御長風狎翫靈胥

篙

方言曰所以刺舡謂之篙

盛弘之荊州記曰魚復縣瞿唐灘上有神廟先極靈驗刺史二千石經過皆不鳴鼓角篙旅恐觸石有聲乃以布裹篙頭

王韶始興記曰含進公口下流有枯木曰聖鼓上下人以篙犯之者皆瘡

槩

方言曰所以隱櫂謂之槩郭璞注曰搖櫂小楫也江東又呼胡人也

楊泉五湖曰赤檜升棹檀槩細堅

櫓

釋名曰在旁曰櫓櫓旅也用旅力然後舟行也

吳志曰呂蒙襲關羽至尋陽晝伏精兵於舳艫中使白衣
搖櫓作商賈服晝夜行至羽所置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
不聞知遂到南郡

施

釋名曰舳尾曰施施也在後見施曳且彌正舳不使他戾
也

方言曰舳後曰舳好舳制水郭璞曰今江東呼為軸也

孫放別傳曰庾公建學校孫君年最幼入為學生班在諸
生之後公問君何獨居後荅曰不見舳施耶在後所以正
舳

尋陽記曰盧山西嶺有甘泉曾見一施從山嶺流下此溪
中人號為施下溪宣穆所遣人見山湖中有敗艫而後施
流下信其不妄

孫綽子曰動而不乘不理若汎舟而無施

趙壹嫉邪賦曰奚異涉海之失施坐積薪而待燃

張華遊仙詩曰遊仙迫西極弱水隔流沙雲榜鼓霧施飄
忽陵飛波

纜

爾雅曰汎汎楊舟紉縵維之紉繫也縵綏也郭璞曰繫索也綏繫

吳書曰甘寧住止常以綰錦纜舟去輒割弃以示奢

笮音鑿

纂文曰竹索謂之笮茅索謂之索郭璞曰小神

釋名曰引舟者曰笮笮作也起舟使動作也○漢鼓吹曲

曰桂樹為君舳青絲為君笮木蘭為君棹黃金錯其間

帆

釋名曰隨風張幔曰帆帆者舟疾汎汎然也

韻集曰颿舡張也

颿音凡馬疾步也義以與帆同

長沙耆舊傳曰夏隆仕郡時潘濬為南征太守遣隆脩書致禮濬飛帆中流力所不及隆乃於岸邊拔刀大呼指濬為賊因此被收濬奇其以權變自逆解縛賜以酒食
吳時外國傳曰從加那調州乘大船船張七帆時風一月餘日乃入大秦國也

南州異物志曰外徼人隨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後各載之有盧頭木葉如牖形長丈餘織以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風吹風後者激而相射亦並得風力若急則隨口增減之邪張相取風氣而無高危之慮故行不避迅風激波所以能疾

永嘉記云郡有石帆又有破石傳云古有神人以破石半為帆故名石帆

吳郡錄海記曰海虞縣有穿山下有洞穴高十丈廣十餘丈山昔在海中行侶舉帆從穴中過

陸景典語曰孤將與水軍一萬從風舉帆朝發海島暮至沓渚

世說曰顧長康作舸荆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帆顧若求之然乃發至破冢便遭風大敗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由行人安穩布帆無恙

馬融廣成頌曰然後方舩艘連舳舟張雲帆施蜺幃靡颿風陵迅流發權歌從水謳

郭璞江賦曰鼓帆迅越超張絕迥儻忽數百千里俄頃飛廉無以希其蹤渠黃不能及其景
孫綽望海賦曰若乃惟馨陳祈祝不愧言言或適於東或歸于西商客齊暢潮流往還各資順勢雙帆同懸倏如驪

驪背馳擊奴加如集輕軒

吳書曰孫弘被黜之長沙過蕪湖有鵲啣薪巢帆檣官僚

以為檣末傾危非久安之像遂以憂終

郭璞江賦曰舳艫相接萬里連檣沂泗汭流或漁或商也

淮南子曰若統胡管之候風也許慎曰統候風扇也楚人謂之五雨

兵書曰凡候風法以雞羽重八兩建五重旗取羽繫其巔

立軍營中郭璞曰視氛侵於清旭視五兩之動靜

郭璞江賦曰視氛侵於清旭視五兩之動靜

明堂月令曰榜舫人習水者也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榜人歌聲流喝鳥曰

桅

釋名曰舡前立柱曰桅桅巍也巍巍高兒也

釋名曰舟中牀以薦物者曰筌言但有簣也筌牀也其上

板曰簣言所覆衆慮也

魏略曰沐並字德信少有志氣吳將朱然圍樊城遣兵於

硯山斫牂柯材兵作食先熟者呼共食後熟者曰不也呼

者曰汝欲作沐德信耶其名乃播異城雖華夏不知者以

為前世人也

華陽國志曰楚頃襄王遣將軍莊躡泝沅水出且蘭

以伐夜郎王椽牂柯擊舡於且蘭既克夜郎而秦奪楚黔

中地無路得歸遂留王之號為莊王以且蘭有椽舡牂柯

處因改其為名牂柯
異物志曰牂柯者繫舡筏也其山在海中小而高以繫舡
筏也俗人謂之越王牂柯遠望甚小而高不似山望之以
為一株樹在水中也

尋陽記曰郡西北有一松楊樹枝條繁茂垂陰數畝傳云
陶桓公牂柯成此樹

豫章記新淦音紺縣北二十五里曰封溪今有聶友所代梓

繫着牂柯處昔聶友於此在右夜照射遇一白鹿友遂射

之鹿帶箭走友即躡跡追尋不得見向箭看一梓樹友即

伐樹數斧便有血出而落之柿隨復故創音瘡不可得斷友

更多將手力復伐之輦其柿而焚之樹遂斷斫以二板以

還繫着渚下以樟木為牂柯後有舡行遇風舡皆沒唯友

舡獨全尋看乃向梓板夾扶其舡友大異之後友在京都

此板於豫樟來至友許輒有大喜中更異梓板有至輒所用

樟木為牂柯昔遂生為樹今猶存其木合抱始到植之今

枝條習向下板門中亦述其事

廣雅曰渾斗謂之樞以之切

纂文曰杼水斗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一

書曰五載巡狩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日賞其盛會而致

又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至收地

又曰酒誥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速服賈用孝養厥父母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易求所無遠行賈賣別其所得異珍孝養其父母

又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百官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

詩曰我送舅氏曰于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乘黃四馬秦康公作

又曰何彼穠矣棠棣之華曷不肅雍王姬之車

又曰公車千乘采芣綠縵

是詩送重耳歸晉

又曰戎車孔博徒御無斃

又曰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庶猶衆也

又曰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又曰役車其休

又曰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又曰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太車

又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朱大

又曰擇有車馬以居鄭箋云擇民之在車馬者往居于向

又曰其車既載乃奔爾輔亦同辭作此面以神

又曰既出我車既挾我侯亦同辭作此面以神

又曰脩爾車馬謹爾戎兵

又曰開關之車牽兮牽者未詳置之車皆牽之

又曰戎車既飾徒御無繹

又曰戎車既安如輕如軒輕陟利切輕前重軒後重也

禮曰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置之車右率公卿諸侯大

夫躬耕籍田

又曰乃教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夫七駟咸駕載旌

旒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有司摺扑北面以誓之

又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

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

又曰夫為人守者三賜不及車馬

又曰獻車馬者執策綏

又曰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又曰前有車騎則載飛鴻

又曰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

門間溝渠必步

又曰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君出就車則僕并轡

授綏

又曰客車不入大門

又曰祥車曠左

又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右必式

又曰國君不乘奇車

又曰車上不廣欵不妄指

又曰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也

又曰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

長殤車一乘

又曰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又曰有若日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國

君七介遺車七乘大夫五介遺車五乘晏子焉為知禮

又曰赴車不載橐鞬丘不載示當報以告喪之辭言

又曰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左車驅送

又曰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乘兵車衣甲之儀有

又曰有圭璧金璋不鬻於市命服命車不鬻於市宗廟之

器不鬻於市犧牲不鬻於市戎器不鬻於市用器不中度

不鬻於市兵車不中度不鬻於市鬻賣

又曰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

巡狩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

主以行則失之矣齊車金

又曰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

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

禩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以脯醢

敢即安所告而

不以出即埋之

又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

又曰其為賓則公館使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并其乘車之

左轂以其綏而復私館則卿大夫之家也

又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蓟封帝

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

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囚使之行商

容而復其位庶民弛禁庶上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

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

藏之府庫而弗復用

又曰大夫以布為鞮音而行至於家而說鞮載以鞮車入

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

又曰國主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

三十車禾三十車

周禮春官下日巾車掌公車之政令

又考工記日輿人為車輪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

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治材也如生如木從地生附如木之附枝

也輅人為輅輅車也國馬之輅深四尺七寸田馬之輅深四

尺駑馬之輅深三尺有三寸軫方象地蓋圓象天輪輻三

十象日月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行澤欲短轂短轂則利

行山欲長轂長轂則安

又日巾車云服車五乘孤乘夏篆以五綵畫轂約也卿乘

夏纁五綵畫無篆也大夫乘墨車不畫者也士乘棧車不

革輓而漆之也庶人乘役車方箱可載任器物以供役自

孤已下之妻亦各得乘其夫之車也

又日王后五輅一曰重翟錫面朱纁二曰厭翟勒面纁纁

三曰安車彫面鸞纁四曰翟車具面組纁有握五曰輦車

組輓有髮羽蓋王之喪車五乘一曰木車始遭喪乘也二

日素車卒哭所乘三日藻車既練所乘四日駢車既祥所

乘五日漆車既禫所乘其卿大夫士初喪三年者乘墨齊

衰素車大功藻車小功駢車總麻漆車

又日王后有安車翟車五乘木車素車藻車駢車服車五

乘孤乘夏篆鄉乘夏纁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

車散車其用無常

又考工記日一器而工聚者車為多

傳日太叔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日可矣命予封

帥車三百乘以伐京

又日鄭伯之車償于濟

又日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思戎師日彼徒我車懼其侵軼

我也

又曰公孫閱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輶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公孫閱也

又曰秋大閱簡車馬也

又曰闕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

又曰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

私求財諸侯自常職貢

又曰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公魯桓公也

又曰公怒公齊襄公也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

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

又曰南宮長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

又曰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

又曰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戌曹

又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又曰車說音脫其輶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

又曰戒爾車乘敬爾君事

又曰晉車七百乘鞮鞢鞅鞞

又曰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

又曰兵車百乘文馬百駟

又曰趙盾爲旄車之族

又曰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

又曰趙旃奔車而走林屈蕩搏之

又曰晉人懼二子魏錡趙旃之怒楚師也使輓車逆之

又曰遂疾進帥車馳卒奔

又曰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

又曰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已車而載所獲者車

又曰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

之可以集事

又曰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

又曰綦母張喪車從韓厥厥曰請寓乘

又曰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茨為右載齊侯以免

又曰苟有儉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乎然子病矣

又曰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為櫓

又曰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

又曰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狄虎彌魯人也蒙覆也櫓大櫓

又曰己酉師于牛首鄭地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

師黜其車

禦牛首師也黜減擄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

又曰子西聞盜不備而出

子西公孫夏子駟子

尸而追盜先臨尸盜而逐賊

入於北宮乃歸

置守

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國

為門者

門

庀羣司閉府庫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

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蟫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

盜眾盡死

又曰鄭人賂晉侯以師懼

師觸師蠲師皆樂師名

廣車輓車淳十

五乘甲兵備

廣車輓車皆兵車名淳耦也

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輓共百乘

又曰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人

又曰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

所不至必旆而䟽陳之

斥侯也䟽建旄旗以為陳眾也

又曰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以揚塵齊

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

又曰既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已皆乘乘車安車

又曰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因名其里四妻不隕下車七乘

不以兵甲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

又曰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

又曰賦車籍馬賦車兵車也兵甲士也

又曰人夫逆於境者逆迎也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

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領播其頭言衍驕心易生

又曰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

美乎季慶封叔孫曰豹聞之肥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

為

又曰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

人必瘁宜其亡也

又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王楚靈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

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

矣擠墜也

又曰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

又曰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

畏也況其率道其可敵之

公羊傳曰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秋八月壬午大閱大閱

者何簡車徒也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

又曰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

也疆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

以乘車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日不可終以成乘車以會

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

又曰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

有餘沛有餘貌凡駮車有車右有御者

六下御覽

又曰秋蒐于紅蒐者何簡車徒也楚眾也
穀梁傳曰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以兵車會而不用兵也

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綬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大戴禮曰王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
也在衡為鸞在軾為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其聲曰
和則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珮玉為度
禮牛威儀曰山車乘勾福草生宗廟中松柏為常山車者
自然之車句者曲也不揉治而自負曲故言垂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山出根車根車應載養萬物也
家語曰孔子適衛子矯僕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令宦
者雍渠驂乘使孔子為次連遊過市孔子耻之
又曰孔子曰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

又曰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後故天子乘車貴其質也車則有
左右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矣

史記曰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表益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
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英豪今漢雖乏人獨奈何與刀鋸
人載於是上笑下同同泣而下車

又曰封禪為蒲輪車惡傷土石草木
又曰秦王收穰侯之印使歸陶自使縣官給車牛以從于
乘有餘到關闕其寶器珍惟多於王室

漢書曰田千秋年老上令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目
號車丞相

又曰玉莽造四輪車駕六馬力士三百人黃衣赤幘軛音厄
上人擊鼓輓音挽者呼登僊莽出令在前百官竊言此似羈
車非僊物也

後漢書曰袁閔二弟忠弘節操皆亞於閔忠字正甫與同郡范滂為友俱證黨事得釋初平中為沛州乘輦車到官以清亮稱及天下亂忠弃官客會稽上虞縣也

又曰江革字次翁齊國臨菑人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賊盜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以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示避兵之方遂得俱全于難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

又曰井丹字大春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皆好亮賓客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令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輦豈非此邪帝王世紀曰桀以人駕車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蔽不關人事以壽終

又曰博士張佚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傅而以相榮為少保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賜稽古之力也可不勉乎

又曰馬援平南越封為新息侯援乃擊牛醢所綺切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代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二

出乘安車大行載車其飾如金根加施組組連壁交結四角金龍首銜璧垂五彩折羽流蘇前後雲氣畫裳靈文畫曲轡長輿車等大僕御駕六希者淳白駱馬施色以黑藥灼其身爲虎文立乘又曰諸車之文乘輿倚龍伏虎靈文畫軾龍首鸞衡斑輪升龍飛輅皇太子請侯倚虎伏鹿靈文畫軾步周輻吉陽箭朱鹿班輪文飛軾旂旗九旒音留降龍公列侯倚鹿伏熊黑轡朱斑輪鹿文飛九旒降龍卿朱兩轡五旒降龍二千石以下各從科品諸輻車以上輒皆有吉陽箭漢獻帝傳曰董卓作乘輿青蓋金范瓜畫兩輻者乘之時人皆號曰軛磨車言近天子也後地動卓問祭邕邕曰地動陰盛大臣踰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遠近以爲非宜太師之乘白蓋車畫輻

東觀漢記曰郭丹字少卿從師於長安買符入函谷關既入封符乞人乃慨然歎曰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

又曰梁翼作平上駟車侍御史張綱獨埋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翼

應劭漢官儀曰天子有五色安車皆駕四馬毛詩說云馬四者示有四方之志也是爲五時副車孝景帝六年令二乘石朱兩音千石六百石朱轡較車耳及出爲藩屏也

又曰天子出祭陵常乘金根車春二月青龍車在前秋八月白虎在前

又曰天子法駕所乘白金根車駕六龍有五色立車各一皆駕四馬

又曰甘泉鹵簿有道車五乘遊車九乘在輿前

漢雜事曰古諸侯貳車乘秦滅九國兼其服故大駕屬車

八十一乘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車懸豹尾
漢官解詁曰馬有廐車有府皮軒以虎皮爲軒

魏收後魏書曰安車紫蓋朱裏與公侯同子男皂蓋青裏
晉書曰謝玄敗苻堅於淝水獲堅所乘雲母車儀服等一
又曰和嶠爲給事黃門侍郎遷中書令帝深器遇之舊監
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爲監嶠鄙勗爲人以意氣加之每同
乘高枕專車而去坐乃後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
晉公卿禮秩曰安平王孚齊王攸梁王彤給青蓋車垂九
旒駕四馬太常何曾太傅楊駿梁王彤乘車入殿依漢田
千秋故事光祿魏館輅車施黑孚薨葬給徘徊黑耳車一
乘諸王及縣主皆給青徘徊車花瓜蓋孤李降給雲母陽
遂車一乘犢車二十乘鹿車五十乘
沈約宋書曰漢制乘輿金根安車立車輪皆朱斑重轂兩

轄飛舲以金薄繆龍爲輿倚較靈文畫轡文獸伏軾龍首
銜軛鸞雀立衡靈文畫轅翠羽蓋黃裏所謂黃屋也金華
拖轅末建旂旗十二旂音留也畫日月升龍駕六黑馬又加
絳音狸牛尾大如斗置左駢馬駟上所謂左纛也其五色立
車五色安車亦皆知之太后皇后法駕乘重翟羽蓋金根
車加青交輅青帷裳雲鬣畫轅黃金塗五采皇太子皆安
車朱斑輪倚獸伏鹿軾旂旗九旂畫降龍文

又曰沈慶之前廢帝立加几杖給三望車慶之每朝賀常
乘猪鼻無幟虛偃切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園田每
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過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
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
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並皆固讓
孝經援神契曰土德至山陵則山出木根車應載萬物金

車王者志行德則出虞舜德盛於山陵故山車出山者自然之物也山藏之精與象車相似舜時盛山車有垂綏古史考異曰黃帝作車少皞時略加牛禹時奚仲駕馬仲又造車更廣其制度也
神仙傳曰葛玄行過神廟乘車不下須史有大迴風逐玄埃塵張天玄怒曰小稚敢爾舉手指風風即止
穆天子傳曰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皆有車轍馬迹焉
韓詩外傳曰田子方之魏太子從車百乘而送於郊太子再謁田子方不下車太子不悅曰敢問如何則可以驕人乎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以一國驕人而亡者有矣由此觀之則貧賤可以驕人矣夫志不得揆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吾貧賤乎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子方遂不下車

漢武內傳曰內外謐寂以候仙官到夜二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蒼鬱直來遙趨宮庭須臾玉母或駕龍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鶴或乘駟車或乘天馬羣仙數千光輝庭宇
關令內傳曰尹喜常登樓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邁喜曰應有聖人過京邑果見老君乘青牛車來過

神仙傳曰洗義學道於蜀中與妻共載路逢白鹿車一乘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成王六年然丘之國獻比翅鳥雌雄各一隻以玉爲樊其國使者拳頭陟加鼻衣雲霞之布經百有餘國方到京師越鐵峴泛沸海有蚺洲峰岑鐵峴峭礪車輪皆剛金爲輞比至京師輞銳幾盡沸海湧起如煎魚鼈皮骨堅強如石可以爲鎧汎沸海之時以銅薄爲底蚺龍蛟不得近經蚺洲度則以豹皮爲屋於屋中推車

經峰岑然胡蘇之木此木煙能殺百虫經塗五年然後至
 洛邑謂其骨堅而木不曲也莊子曰秦王有疾召醫破癰潰疽者得車一乘
 痲痺者得車五乘以五欲焚其肉也管子曰奚仲之車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
 得成器堅固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
 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為器也
 孔叅子曰孔子使宰予于楚昭王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
 予曰夫子無以為也王曰何對曰臣自侍衛夫子已來竊
 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清素好儉妻不服綵妾
 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若夫觀物之麗靡窈妙之浮
 音夫子過之弗聽也故臣知夫子之不用車也

孟子曰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韓子曰商太宰使庶子行市還云西市門多車太宰謂庶
 子曰汝勿言及市吏至問以市何多牛屎耶吏恠太宰神
 智

又曰昔彌子瑕有寵於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刑彌子
 之母有疾告彌子矯駕君車君曰孝哉為母之故犯刑罪
 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也

又曰孫叔敖為令尹棧車牝馬糖飯菜羹枯魚為膳而有
 飢色

淮南子曰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轄
 又曰見飛蓬轉而知為車以類取之也

晏子曰齊人好擊轂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為新車
 良馬出與其人相犯口犯轂者不祥下車而去之也然後

國人不為
又曰晏子衣緇布之衣而頰裏綫軫之車而牝馬以朝
思子曰終年為車無一尺之軛則不可以馳

尸子曰文軒六馱題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亡則大者
不成也

又曰甯戚為相公祝曰使公無忘在莒管子無忘在魯甯
戚無忘車下

又曰車輕道近則鞭策不用

孫卿子曰三尺之岸虛車不能登百仞之山負車登焉陵
遲故也

蘇子曰房麗者趙之賢人立東門之外有行商車轄亡麗
告之不悟復更告之商人怒曰吾轄自己何須汝告惠加
於己而反怒之吾欲比之草木草木有心矣

沈約輿服志曰車服以庸著在唐典夏建旌旂辨其尊卑

至于殷瑞山車者金車也故殷人制為大輅金根之色也

周人則有玉金象革木五路之制其物致巧備於考工輦

車周禮王后五路之車也后居宮中從容所乘非王車也

漢制乘輿御之或使人輓或駕車果下馬案女史圖班婕

妤辭輦則乘之又復殷之未制後代遂行之耳

陸景典語曰吳朝貴戚或犯道背理雕車麗服橫陵市路

車服雖侈人不為榮宮室雖美士不過門

又曰顯臣以車服天下莫不瞻其榮

又曰飛車策馬橫騰超追來如霧合去若雲散得志則進

失意則逝也

異語曰仕宦不止車生耳長六尺法六律六陰數也今車

上作簞文所以缺後者月滿則虧也

風俗通曰車一兩謂兩兩相與為體也厚其所以言兩者箱裝及輪兩兩而耦故稱兩耳凡於六等六等之車通俗文曰車轆曰軋後重曰軒前重曰輕隋利載喪車謂之輕音衛車聲曰轆胡城雇車載曰僦切蔡邕獨斷曰永安七年見金根耕根諸御車皆一轅或四馬或六馬金箱四輪皆以金鑄正黃兩辟前後尅金作龍虎龜鳥音又曰錄車名皇孫車天子有孫乘以從音蔡邕車服志曰俗人失其名故名冕為平天冠五時副車曰五帝鸞旗曰雞翹耕根曰三蓋旗皆非一乘非儀制令曰諸車一品青油纁道憶許優切朱裏朱絲絡網三品以上青道憶朱裏五品以上青道憶碧裏六品以下皆不得用憶音

括地圖曰奇肱民能為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起奇肱車至於豫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十年西風至乃復使作車遣歸其國去下門四萬里

董巴輿服志曰乘輿金根車五乘輪皆朱斑重牙貳轂司馬法曰夏曰予車舫曰胡奴車周曰輜車三代之輦語林曰潘安仁兒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常滿車中張孟陽至醜每行兒以瓦礫擲之亦滿車

傳暢故事曰尚書令軺車黑耳後戶僕射但後戶無黑耳中書監令如僕射

燕周法訓曰鸞車璜珮求中道心石崇奴券曰作車當取大良白槐之輻茱萸之輞

說苑曰齊景公伐宋至於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大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

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無管仲與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皆有相公乃有管仲今相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凡人其自慰之詞莫貴之勝
又曰趙簡主乘弊車癯音馬衣殺羊之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便衣狐豹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吾聞君子服美則益恭小人服美則益倨今我以自備恐有小人之心人猶得之亦為
又曰晉平公為馳逐之車掛之以犀錯之以羽車成立於殿下群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觀平公作色大怒差對曰臣聞桀以奢亡紂以侈敗是以不敢觀也平公曰善令左右去車
世說曰王武子乘車着連乾障泥前有木馬不肯渡武子曰此馬惜鄣泥使解之馬乃渡

白虎通曰制車以步故立乘天子大路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正車也諸侯路車大夫漸于切車上飾車

山海經曰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始以木為車郭璞曰

奚仲造車此言吉光明其父子共創意首稱也

表子正書曰申屠剛諫光武以頭軻輪馬不得前子正云光武近出未有得失而頭軻輪此方頭也

又曰□□輻車即輦魏晉公卿小出嘗乘馬亦多乘輿車漢諸侯貧者乃乘之其後轉見貴孫權云車中八牛即贖車也江左御出則載儲供之物漢世賤輅車而貴輶駟魏晉賤駟車而貴輅車又有追鋒如輅車而駕馬又以雲母飾輶車謂之雲母車臣不得乘時以賜王公晉氏之有四望車今制亦存又漢制唯賈人不得乘馬車其餘皆乘之

矣除吏赤蓋杠餘則青蓋杠云其非法駕則紫罽駟車案
 字林駟車有衣蔽無後轅其後有轅者謂之輻
 賈誼新書曰古之為路輿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椽音以
 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日月故仰則觀天文俯
 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響四時之運此輿教之道也
 後漢崔駰車左銘曰虞夏作車取象機衡君子建左法天
 之陽正位授綏車不內顧塵不出軌鸞以節步彼言不疾
 彼指不躬玄覽于道求思厥中也
 又車右銘曰擇御卜右採德用良詢納耆老于我是匡惟
 賢是師惟道是式箴闕旅賁內願自勅匪望其度匪愆其
 則越戒乾儉以華國
 又車後銘曰敬其有路體貌思恭望衡願轂允墳茲容無
 或好佚匪槃于遊願省厥遺虎尾斯求昭德塞違抑盈以

無雖有三晉咸然若虛
 後漢李尤小車銘曰圓蓋象天方輿則地輪法陰陽動不
 相離合之廉苦琰切嘘䟽達開通兩輜彰邪尊卑是從輓軌
 之用信義所同
 梁載嵩車馬篇曰朝集類蒸烟晚至如吹雪子雲亦何事
 門巷無車轍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四

車部三

輅

輿同輦

輦

釋名曰天子所乘曰輅輅亦車也謂之輅言行路也金輅以金玉飾車也象輅革輅木輅各隨所名也

書曰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大路玉綴輅金先輅

在左塾之前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凡陳列皆象

成王生時

禮曰大輅者天子之車也

又曰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鞫音車夏后氏之輅也

又曰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青輅駕蒼龍天子居明堂左个

乘朱輅駕岑駟天子居太廟太室乘黃輅駕黃龍天子居

總章左个乘白駘駕白駘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駘駕鐵

驪曰天子思青圖个乘青駘駕青駘天子思青圖个乘青駘

周禮曰有虞氏止陶夏后土匠躬人上梓周人上輅

又曰正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

二旂以祀金路鈎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

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

建大帛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輅前樊鵠纓建太麾以田以

封蕃國前車出果神革神木神谷制河名也

又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而續總安車雕

面鷲總皆有容蓋翟車貝而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斐羽

蓋

左傳曰清廟茅屋大路越同音席大羹不致粢食音不鑿昭

其儉也

又曰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與論語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

說苑曰晏子朝乘弊車駕駘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

寡耶何乘不佞古切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

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駘馬以奉

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反

不受公不悅趣音召晏子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受晏子

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食飲之養以先齊國

之民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

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

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董巴輿服志曰躬瑞山車金根之色躬人以為大輅於是

秦皇作金根之車漢承秦制為乘輿即孔子所謂乘殷之

輿

太師

太師

輅也

鹵簿令日玉輅駕六馬太僕卿馭駕上三十二人並平巾
幘青衫大口袴千牛衛將軍一人陪乘執金裝長刀御乘
輦其輅衫腰輿後行次金輅象輅革輅木輅以次相隨並
駕六馬各駕士三十二人並平巾幘大口袴衫色各從輅
色次五副輅駕士各二十人衣服同正輅次耕根車駕六
馬士三十二人服同玉輅
又日皇太子金輅駕四馬僕寺令馭左右率府率一人執
儀刀陪乘駕士二十二人並平巾幘緋帔衫大口袴
又日王公已下象輅駕四馬佐二人立侍一人武弁朱衣
革帶在左一人緋袖褙大口袴執刀在右駕士十二人平
巾幘緋衫大口袴
又日玉輅青質以玉飾諸末重輿左青龍右白虎金鳳翅

畫芭文鳥獸黃屋左纛金鳳一在軾前十二鑾在衡五輅

皆准此耕根二鈴在式龍轉前設部塵青蓋黃裏繡飾博

山鏡子樹封輪金根朱斑重牙左建旂十有二旒旒皆畫

升龍其長曳地右載闔計及戟長四尺廣三尺黻文旂首

金龍頭啣結綬及鈴綏駕蒼龍金纓方鉉插翟

尾五焦鏤錫鞶纓十有二就錫馬當顧金為之鞶馬大帶

成祭祀納后則供之金輅赤質以金飾諸末餘與玉輅同

駕赤駟饗射祀還飲至則供之象輅黃質以象飾諸末餘

同玉輅駕黃駟行道則供之革輅白質輓莫官之以革餘

同玉輅駕白駟巡狩臨兵事則供之木輅黑質以漆飾諸

末餘與玉輅同駕黑駟田獵則供之諸蓋旌旗及鞶纓皆

從輅色蓋之裏俱用黃其鏤錫與五輅同耕根車青質蓋

三重餘同玉輅籍田則供之

大平御覽

又曰皇太子金輅赤質以金飾諸末重輅箱畫芭文鳥獸黃屋伏鹿軾龍軒金鳳一在軾前設塵鄣朱蓋黃裏輪畫朱牙左建旂九旒右載闡戟旂首金龍頭銜結綬及鈴綵駕赤駟四轡在衡二鈴在軾金纓方鉞插翟尾五焦鏤錫繫纓九就從祀享正冬大朝納妃則供之

又曰王公以下象輅以象飾諸末朱班輪八轡在衡左建

旗旗畫龍一右載闡戟革輅以革飾諸末左建通鼎餘旒

同象輅木輅以漆飾之餘同革輅諸輅皆朱質朱蓋朱旂

旒一品九旒二品八旒三品七旒四品六旒其繫纓就數

皆准此

張平子東京賦曰天子乃撫玉輅乘時龍

又曰乘鑾輅而駕蒼龍

又曰奉引既畢先輅乃發

又曰龍輅充庭雲旗拂霓

輿

周易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

又曰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輿說輻中無尤也

又曰壯于大輿之輓

又曰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無初有終象曰見輿曳

位不當也無初有終遇剛也

續漢書曰輿服志曰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為輅輅行可

載因物生智後為之輿

晉書曰王道有羸疾不堪朝會顯宗親幸之置酒作樂又

詔自今已後輿載入殿不得施拜

晉諸公讚曰司徒傅樞以足疾遜位不許板輿上殿

晉起居注曰太始四年正月臨軒詔太宰安平王孚載輿

昇殿
米書曰陶潛解印後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藍輿詣王
弘既至欣然而與之飲酌
語林曰武侯與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蒞事使人視
武侯乘輿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止宣王聞
而嘆曰可謂名士
世說曰孟旭未達時家貧在京常見王恭乘高輿服鶴氅
裘于時微雪旭於籬間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陳留耆舊傳曰洛陽令董宣死後詔使視之有蘭輿一乘
白馬一疋帝曰宣之清死乃知之
幽明錄曰謝安石當桓溫之世桓懼不全夜忽夢乘桓輿
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莫有解此夢者及溫死後代居
宰相歷十六年而得病安方悟云乘桓輿者代居其位也

十六里者得十六年也見白雞住者令太歲在酉吾病殆
不起乎少日而卒

淮南子曰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
韓子曰輿人成輿則欲人富貴也非輿人仁不貴則不售
也

潘安仁閑居賦曰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

周家園
左太冲蜀都賦曰車輿雜沓冠帶混并

張平子東京賦曰乘輿巡乎岱岳勸稼穡於原陸
又曰皇輿夙駕葦仕佳於東階葦御

曹子建七啓云駕超野之馴乘追風之輿
宋玉高唐賦曰王乃乘玉輿駟倉螭

魏志曰太祖軍摩陂召夏侯惇常與同輿載諸將無得比
蜀志曰曹公東征呂布於下邳先主從曹公還表先主爲
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輦乘五風之輿

吳志曰太子登字子高善待僚屬略同布衣之禮諸葛恪
顧譚等或同輦而載

晉中興書曰紀瞻字士遠爲鎮東左長史丹陽宣城新安
三郡中正上常幸瞻家同乘輿還府瞻甚見遇鄉郡榮之

傳曰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

又曰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閭巷
又曰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如役董父孟獻子家臣步挽

重車以從師
穀梁傳曰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

使車右下而鞭之凡車將在右御在中有力之人在右所以備非常
爾雅曰徒禦不驚輦者也

漢書曰淮南王長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然常心怨辟陽
侯孝文初卽位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
年入朝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謂帝爲太兄

又曰傅昭儀有寵於上生定陶恭王多伎藝上甚愛之坐
則同席行須同輦

又曰班婕妤班況之女孝成帝婕妤好也賢才通辨帝遊於
後庭嘗欲與同輦婕妤辭曰觀古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

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無乃似之乎上善其言
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漢武故事曰又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常從
行國載之後車與上同輦者十六人負數恒滿

又曰上嘗輦至郎署見一人老郎鬚眉皓白衣服不同上問公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江都人臣文帝時爲郎上曰何其老而不遇也駟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前世不遇晉書曰山濤吳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又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武塲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於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歛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

又曰張敞東宮舊事太子有臥輦步輿

主部晉紀曰義軍起桓玄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

神怒民怨臣實憂懼玄曰神何爲怒民何爲怨對曰移晉宗廟飄零落薄無所祭之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諫又曰梁冀與妻孫壽共乘輦張羽蓋飾以金銀以騁娛樂晉公卿禮秩曰太宰安平王給雲母輦

晉太康起居注曰齊王歸蕃詔賜衣香輦一乘

後魏書禮志曰大樓輦輦十二加以玉飾衡輪雕彩輿輅同駕牛十二

又曰乾象輦羽葆圓蓋畫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階雲漢山林雲氣仙聖賢明忠孝節義遊龍飛鳳朱雀玄武白虎青龍奇禽異獸可爲飾者皆亦圖焉太皇太后助祭郊廟則乘之

鄴中記曰石虎大駕有金銀輦雲母輦武剛輦數百乘虎

太平御覽 卷七百七十四
皇后出乘嵩路輦文武玉路輦或朱漆臥輦以純雲母代
紗中外四望皆通徹

又曰石虎少遊獵體轉壯大不復乘馬作獵輦使二十人
擔之如今之步輦上安徘徊曲蓋坐處轉關床若射鳥獸
官有所向關隨身而轉

王君內傳曰神人乘三雲之輦

拾遺記曰周穆王馭黃金碧玉之輦從朝至暮而窮宇宙
之內

潘岳籍田賦曰天子御玉輦蔭華蓋金銀照耀以灼晃龍
驥騰驤而沛艾

鄒陽上吳王書曰鬪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
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

枚叔七發曰出輿入輦命曰蹶痿之機

又云輦道斜交隄池紆曲

曹子建公讌詩云輕輦隨風移

劉公幹公讌詩云輦車飛素質從者盈路傍

丘希範應詔詩云輕萸承玉輦細草藉龍騎萸草輦從上行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四

卷之二十一
...

太平時賢欲發士百十十四

...



